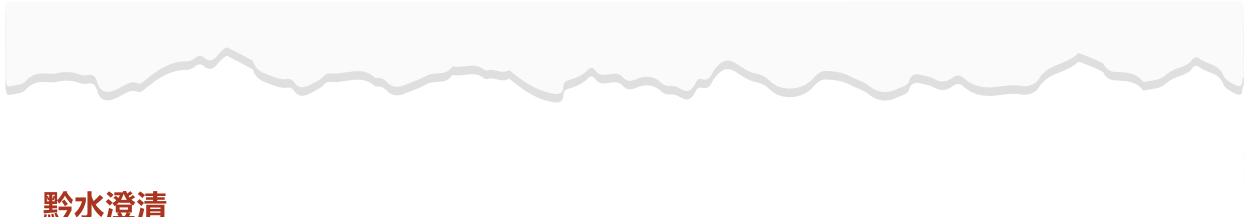


流淌的历史：乌江

乌江古称牂牁江、黔江、巴江、延江、涪水、内江水、涪陵水、小河等，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的一级支流，主要在黔东北、渝东南喀斯特地区蜿蜒游动，全长1037km。流域除渝、黔外，还跨滇、鄂二省。乌江，是西南地区数千年各民族共同繁衍生息、开发利用、交流融合的历史大舞台，各种民族文化互相碰撞、取长补短、共同繁荣，见证和书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西南篇章。所以说乌江是该地区最为灵动的、流淌着的历史。



黔水澄清

乌江发源于贵州省威宁县盐仓镇营洞村石缸洞，在贵州黔西县化屋基以上为上游，约长290km；至思南为中游，约长360km；思南以下为下游，约长340km。乌江流域碳酸盐类岩石分布占流域总面积的70%以上，水里矿物质含量较高；河床以岩石深切为主，在数千年文明史记忆里，河床下切变化剧烈；也因沿江两岸多深林密箐，不绝万里。多种因素交织导致整条河流泥沙含量不高，江水清澈净洁，呈乌黑色，自元代起便以乌江命名。

乌江素以江水清澈见底而闻名。南宋四川制置使、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在《涪州水程记》中这样描写乌江之清：“过州（涪州，今涪陵）入黔江泊。此江自黔江来合大江，大江怒涨，水色黄浊。黔江乃清冷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自成都登舟至此，始见清江”。成都往下，唯乌江清澈如镜。对于范成大的“清冷如玻璃”，南宋祝穆在《方輿胜览》一书中更形象地作了描述：“黔江亦名内江，其水渊澄，可见毛发，底见苔石，鱼虾可数”。

正是乌江清澈澄明，石底、游鱼可见，所以在乌江汇入长江的千里乌江第一城——涪陵，形成了城市的一大景观、被誉为“涪州八景”之首的黔水澄清，历来作为涪陵和过境涪陵的文人骚客们题咏的重大题材。明代大诗人杨慎有赞美黔水澄清的诗：

爽籁金悬奏，遥峰翠积氛。

碧潭留雁影，锦汭散虹文。

清代乾隆年间的举人何浩如有诗：

汉平城外水潏洄，派出黔中千里来。

日暮乘舟轻荡桨，好从波底看楼台。

但清与不清，肯定是相对的，参照物就在不远处。乌江清澈，但江口外的长江浑浊，在长江乌江交汇处形成了黄碧交错、互相映衬的、泾渭分明的锦绣奇观，涪陵人便把两江交汇口的江中石滩称作“锦绣洲”。喜好吃火锅的重庆人形象的把这锦绣奇观称为“鸳鸯锅”，元末三丰道人有诗：

蜀江何浑黄，黔江何澄澈。

两江既合流，两水各殊色。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船入乌江》，更是描写得十分贴切：

一江黄碧色分明，水入涪陵有清浊。

滩恶当门君莫进，黔船曲尾峡中行。

不论黔水澄清，还是鸳鸯锅，乌江的水，确实很美。



“鸳鸯锅”奇观

十船九打烂

喀斯特地区地表十分破碎，岩石陡峻，千山万壑，山路交通十分艰难。民间有一首童谣描写其难：

千担哥，脚脚长，爬崖（ai）爬坎去看娘。娘又远，路又长，望到青山哭一场。

山路难走，所以“联系主要靠吼”，这导致流域中人们的嗓门都很大；山路难走，谈情说爱见一面也很难：

遍行天下路，难过乌江渡。

隔岸能答言，相逢到何年？

正因为很难见面，所以青年男女，往往站在两个山头上，用对山歌的方式交流感情。比如男青年情窦初开：

隔河望见妹穿青，心想过河水又深。

打个石头试深浅，唱支山歌试妹心。

感情发展很顺利，就很直接的表白：

这山没得那山高，那山高上有小娇。

心想小娇成亲眷，看你小娇愿不愿。

对上眼缘的女青年往往热情奔放，乌江“辣妹子”的形象马上暴露无遗：

门对门来坡对坡，情妹在屋想情哥。

情哥担柴上山坡，嗨扎嗨扎快如梭。

太阳落土哥要回，情妹屋头蒸馍馍。

相较于山路，水路平坦而近，更便于较大规模的人员、物资的迅速流动。平常散居山间的老百姓三三两两出行，以山路为主；但军队和政府官员的出行，因为对时间上有更快捷的要求，加之也

才有实力解决水上交通工具，多数情况选择了水路；大批量物资的流动，如食盐、丹砂、木材和军需品供应，也以水路为主。虽然水路快捷、运量大，但比较山路，却更加凶险。乌江水路号称天险，流急、滩多、谷狭，乌江上跑船被描绘成“十船九打烂”，形容凶险至极。李白有诗云：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

同样是唐代在乌江边做官的窦群（760—814），描写乌江天险上乘船的感受：

沿流如着翅，不敢问归桡。

每一回坐下水船像生了翅膀飞般迅捷，与赴死无异，能不能回的去都没把握，满心恐惧，提心吊胆。

清代大诗人冯壶川这样描写乌江上水和下水行船：

挽舟如登天，捷足困盘跚。

放舟若悬溜，瞥眼过重峦。

“悬溜”是乌江边几近垂直、高差近千米到数百米不等的索道，老百姓俗称“跑”，是人员出行、物资运输的重要方式。但悬溜经常出事，危险重重。历史上乌江边的“跑”到处都是，从几米到几百米，苞谷、红苕、洋芋、肥猪、木材、煤炭等等，全赖“跑”的运输。乌江上最长的“跑”在角梆寨，从山顶连通乌江，长度近千米。凶险只是乌江水路上的一大麻烦，上水的劳动量大，拉纤的艰辛又是一个巨大考验：

逆航六百三，船行数十天。

路在肩头上，纤夫背拉弯。

船工们一边拉纤一边唱：

手爬悬崖脚蹬沙，赤身弓背把船拉。

纤索勒肉三寸深，熬煎受罪难回家。

乌江上行船，虽然是刀口舔血，也是最底层人民的坚韧谋生，体现了一家之主的责任担当：

脚踩石头手爬沙，为儿为女把船拉。

走了一弯又一弯，闯了一滩又一滩。

爬过道道石坎坎，淌过条条水湾湾。

穿的麻布烂片片，吃的冷饭老梭边。

为的儿女没长大，为的父母在人间。

索索勒进皮肉里，脚板皮子都磨穿。

望了星星望月亮，望了夜晚望白天。

望了青山望绿水，望了石崖望沙滩。

望到做人有活路，望到妻儿早团圆。

虽然凶险而艰辛，但数千年乌江行船能绵延不绝，流域中劳动人民的乐观豁达才是更根本的底色。一首《扯船歌》，把憨直、豪放、豁达的乌江人描写得淋漓尽致：

上打传二哥，下打传二嫂。

上水船儿拖，下水船儿梭。

船儿当江过，难过五里坡。

上贵州、下涪陵，自在逍遥又快活。

南无阿弥陀佛。

又唱道：

一根竹儿嫩悠悠，长在深山林林头。

有朝一日到我手，拿回家中把筋抽。

划成篾条把纤扭，拉起船儿走九州。

南京好耍南京走，北京好耍北京游。
南北二京都走过，好耍还是贵码头。



乌江沿岸纤道



乌江羊角镇五里长滩磨船背纤痕

对于如此凶险而又十分重要的乌江航道，在唐宋时期已开始进行局部河段的治理。清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为使川盐入黔，确保贵州地区食盐供应，历时4年，耗银2万余两，疏凿险滩50余处。抗日战争期间，长江航道被日军截断，乌江成为亚洲抗战指挥中心的陪都重庆十分依赖的交通大动脉，东南沿海和重庆的人员、物资往来，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乌江航道实现的。所以，国民政府于1939年至1943年，对涪陵至思南约340km航道进行了大规模整治，共炸险滩73处；完成纤道94处，长约38km；建筑驳道3处；设置绞关19座；建设拦截砂石的谷坊2座。共耗用劳动力73.2万余工，投资1543.35万元。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整治，消除碍航滩险100余处，进一步改善了通航条件。

基于乌江航道的特殊性，乌江上的木船也很特别。船体修长，舵柄长阔，尾部向左倾斜不规则、不对称，船板很厚，俗称歪屁股船。据民国《涪州志》载：

涪陵江自边滩迤南水急滩险，舟用厚木板，左偏其尾。掌舵立于船顶，以巨桨作舵，长几等于船，取眺望远而转折灵便。其船谓之厚板船。

黄炎培的诗歌“黔船曲尾峡中行”，黔船曲尾，就是指乌江上特有的歪屁股船。除了厚板船，乌江及其支流主要的船型还有舵笼子（大船，可至武隆江口）、蛇船、三盐船、三板船等。因船的大小、载货量不同，在洪枯水季节分别适航。

数次航道整治，上行船舶在险滩处仍无法通行，纤道和绞关必不可少。在野猫背、鸚鵡石、龙船沱、山门子、大溪河、老君洞、角梆寨等各地万仞峭壁上，古纤道历历可辨。据《涪州志》载：“龙船沱岩畔凿有鸟道，上排铁索，行人攀挽以过，不啻飞行绝迹”。其挂铁索的桩眼至今犹存。“波翻白浪千层雪，路挂青霄百尺虹”。慨叹乌江先民征服自然的智慧和力量无穷。纤道和绞关也是乌江航道上特色鲜明的历史遗迹。绞关，是在险滩和长滩合适位置的岩石上，凿一个直径约大于6厘米的石洞，上水船行进到此处，就用长约2米，直径5厘米的木桩插入洞中，拉船纤藤绕于桩上；另外在木桩上横置一小木棒，推动木棒旋转，牵动船舶上滩。这就是俗名“天车”的土法绞滩。后来逐渐使用畜力、水力、电力、机动绞滩替代“天车”。

1926年，国民党涪陵驻军用小火船“益安”号试航乌江，未达目的地彭水，即在武隆江口羊角碛滩沉没。在乌江上替代木船的试验失败。1939年，刘湘驻涪陵部队再以小轮船试航彭水成功。1941年5月，民生公司“生存”轮试航武隆江口成功。其实宜昌沦陷后，湖南湖北二省与重庆的长江交通暂告中断，自1941年起，主要的运输路线转到了乌江上。乌江航道“生命线”作用凸显，军商运大幅增加，木船业和轮船业都同时得到巨大的发展。包括长江上本来被轮船运输淘汰下来的数十万的船工、纤夫、搬运工、转运工等，全都转战到了乌江航道，重新投入昼夜不息的辛苦工作。国民政府也专门成立了“国民政府交通部特许川湘水路联运处”“苏浙皖轮木驳联合运输处”“湖南湘渝拖轮行转运处”“军事委员会四川省船舶总队”等机构，管理乌江上的运输工作，保障重庆和全国抗战的需要。

乌江航道的上行物资主要是食盐，每年盐运量达25000吨，“川盐济楚（湘）”的历史再度重现。下行的物资主要是重要的军事物资。当时湘鄂和通过湘鄂的重要物资，就改由湖南省沅江上溯至酉阳县龙潭镇，转陆运至龚滩，或经川湘陆路转运至彭水，再转乌江水道入长江，然后运到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乌江的木船水运一落千丈。1947年长江和乌江木船客运由1937年的1072艘、13705吨位，减为879艘、12132吨位；1949年则再减为535艘、10350吨位。乌江货运在武汉、宜昌沦陷后达到高潮，有木船2106艘。川盐济湘（楚）最多时每月达1600吨。加上五金器材、日用百货进口，四川桐油、湖南砖茶出口及转运军需物资等，乌江全线每月往返运输量合计达三四千吨之多。1943年涪陵港中转量即达月均7196吨。但到了1949年，乌江盐运量仅3850吨，比1942年减少45.77%。是年境内全年货运量15.3万吨，1701万吨公里，货运量比1942年减少38.28%。热火朝天的乌江航运业瞬间几近停摆，数十万乌江航运人一夜之间失业。这个木船业的昙花一现，恰恰体现了乌江各族人民的民族大义和无私奉献，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渊源。



消失的巴国

乌江流域，山路、水路都很艰难而凶险，故在历史上相当封闭，很多山民世代没有走出过大山。有文献记载，该地区最早的原住民是濮人。濮人其实是乌江流域古代少数民族的统称，所以也称“百濮”。而发迹于清江流域的巴人，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力量的强大，逐渐通过乌江的航运便利，占据了乌江中下游地区，建立了巴国。《华阳国志》记载：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接黔、涪”。这一关于巴国疆域的记载就包括了乌江的中下游地区。“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至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

巴人能够占据乌江中下游地区，关键在于巴人具备精湛的造船技术和高超的航行技术，在乌江上往来迅速灵活，军事优势十分明显。关于巴人造船，古籍中散记为：巴族有五姓，巴、樊、髡、相、郑，皆处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以执剑、造船为约，剑能中石、土船不沉者，当以为君。唯巴氏务相独胜出，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这是巴族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过程，掷剑中石的要求是因为巴人所处的自然环境恶劣，长虫猛兽很多；更有周边强大的其他部落联盟虎视眈眈。武功高强就成为选举首领的必需条件。至于剑，巴人的剑短而锋利，利于山地、丛林短兵相接。我们在巴贵族墓葬中出土了巴式柳叶剑，可见尚武的巴人掷剑比赛推选首领的传言不谬。

而他们所处的地域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山路不便，更需依赖水上交通，精湛的造船技术又是对首领的基本要求。推举首领这件事，便利的水上运输，注定日渐强大的巴族进军并占领乌江成为必

然。但廩君所造之船，应为陶船，说明巴人当时已经掌握了非常成熟的制陶技术。制陶技术又是制盐的前提条件，我们后面谈到巴人制盐，这些历史信息高度吻合。

巴人占据乌江中下游地区，利用相比较而言的先进技术，与原住民濮人进行了第一次深度融合，开启了夷汉融合在乌江流域的最早记录（周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逐渐融合的巴濮先民，共同对乌江中下游地区进行开发，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比如盐，在乌江流域现在仍然叫盐巴。实际上巴人的制盐技术应该是更先进的。巴族在三峡地区已经制盐，“独占渔盐之利”。占据乌江后，在现在的彭水县，开始了大规模制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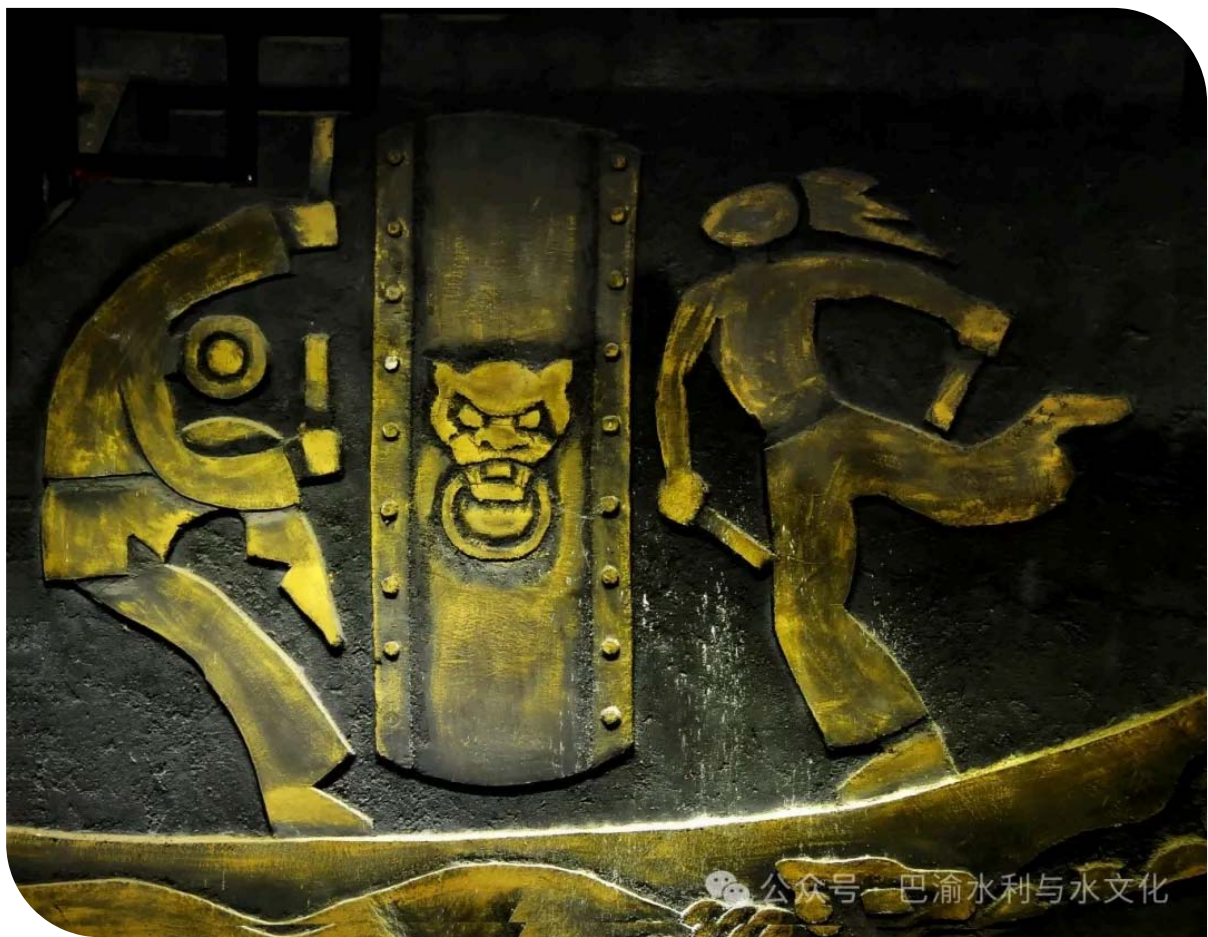
彭水的制盐，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是重要产业，志书均有明确记载。巴人在乌江流域制盐，盐矿主要分布在现彭水县的郁山镇伏牛山、走马乡万灵山、棣棠乡原盐田坝村，武隆区的白马镇、江口镇等地。汉代以前多用天然盐泉。清光绪元年（1875）《彭水县志》：“盐田坝有泉水数处。味皆咸。农人掘土得朽竹，大如盘，似盐井引水筒，疑其本古盐厂也”。这相当于对古盐厂的考古发掘。汉始凿井寻卤，有鸡鸣、老郁、伏鸠、飞水、怡兴、田坝、黄泥泉等数十口盐井。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始置盐官“监”。据此，巴人时盐卤充足，只需引盐泉烧煮即可。巴人开创的煮盐还在这片土地上遗留下入湘、通楚、达黔的“巴盐古道”。

巴盐在相当长历史时期能够自给自足，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还发生了巴盐济楚的事情。但是，在巴盐、川盐长期共处的进程中，清中后期，既有资源枯竭的原因，也有为牟利实施产地保护的原因，巴盐产量急遽萎缩，川盐开始迅速占领乌江流域，包括贵州省大部分地区。从涪陵盐政的史料看，原来一年的盐税有3940余两，到后来盐引递增至3000张，课税增至每年27580余两。可见利益分配是巴盐衰落的主因。

巴人在乌江流域的开发遗存还有丹砂。当时巴地最大的丹砂开发商是一个名叫清的女企业家的家族，主要生产区域就在乌江一带，即今涪陵区、黔江区、长寿区、彭水县；拥有自己的武装，秦始皇都以礼相待，并筑怀清台予以纪念。《史记-货殖列传》这样记载：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保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巴的古义就是蛇。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是指的巴蛇吞象。《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乌江流域对蛇的称呼叫“身小nāng巴颈”，完全印证了巴就是蛇的意思，也印证了巴文化对这片土地的深刻影响。生活中的身小巴颈与《山海经》中的大蛇完全不同，身体纤细而长，所以乌江先民又把身小巴颈引申到另外一个词义，身小巴儿。指同类中身体最细小的那个，如“身小巴猪儿”，“这是我们家的身小巴儿”（就是指家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等等。



巴人图

巴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掘实证的，以国家形态占据乌江中下游的最早民族，建立了巴国。除《史记》《华阳国志》等古籍记载外，在重庆市涪陵区的小田溪，发掘了大量巴族贵族墓葬，出土了不少精美的器物，如编钟、错铭巴式柳叶剑、鸟形尊、虎钮錡于等铜器和玉璧、玉环、玉璜、玉龙等大量玉器。

从小田溪出土的器物来看，巴国的冶炼业、制陶业和玉器制作等都很发达，生产力水平较高；各种器物除具有巴文化鲜明的特征外，同时兼具楚、蜀及中原地区的文化元素；再从巴寡妇清的商业帝国跨度辽阔、影响广大来看，巴的商业和对外交流也比较充分。枳，就是今天的涪陵区。小田溪自1972年以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巴王陵墓多在枳”文献的可靠，同时揭开了巴国在乌江流域的生产生活情景。

巴国有时联楚御蜀（尝与楚婚）；有时又联蜀击楚（鲁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鲁文公十六年，巴与秦、楚，共灭庸。也就是说，巴国也曾经强大过，在东征西讨中消灭了不少小国，把巴的领域拓展到较大一个范围。但巴国最终的灭亡，主因还是内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

当然，客观上说，巴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毕竟大一统多民族中国的形成是历史的滚滚洪流，不可阻挡。



巴人对乌江航道的运用不仅仅限于乌江，通过乌江深入各个支流并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故巴族各部有五溪蛮之称。巴人占据乌江以后，庄硪大概于楚襄王（公元前298-281）期间溯乌江而上王于滇。庄硪王滇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楚国占领了巴国的枳地（今涪陵区），设置枳邑。但庄硪进入滇池时，秦国大将司马错随后占领枳邑（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同时“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巴涪水就是乌江。司马错率军十万，驾船一万艘，载米六百万斛，溯乌江而上，在枳县（今涪陵区）南边置黔中郡（今彭水县、黔江区、贵州大部），阻断了庄硪东归的路线。庄硪变服易俗，在滇池建立国家并称王。这表面上是汉变夷，实际上开启了云南地区和汉文化地区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非常重要的一页篇章。自此以后，云南地区彻底融入汉文化区，数千年来虽然历经波折，但作为大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再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过。

三国时，蜀汉对乌江流域进行了深度开发。蜀汉在乌江中下游南部涪陵县地（涪陵县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设，治今彭水县），置涪陵郡。现在涪陵区的名字就是从这里辗转而来。汉季三才之一的凤雏庞统死后，刘备按成法，体恤其后人，启用了其子庞肱。庞肱一直在涪陵郡做太守，聪睿勤谨，官声很好。但庞肱遭到了朝中权臣的忌恨，一直在偏远而穷险的涪陵郡为官，直至在乌江上船覆溺亡。人们为了纪念他，把溺亡之处改为庞滩。直到1984年，新中国才彻底整治了庞滩，这一险处最终消失。

公元248年，蜀汉朝廷派邓芝讨平涪陵属国（即涪陵郡）豪族徐巨造反。然后将参与造反的几个大族迁徙到成都，削弱地方势力的力量。因为涪陵郡人勇猛善战，所以蜀汉的王牌军赤甲军，“常取其民”，成为重要的兵源地。

唐代在涪陵郡地置黔中道，黔州和黔州总管府，管辖今重庆市的彭水县、酉阳县、秀山县和黔江区，以及贵州大部，湖北西部，广西北部地区。因云南、贵州地区“地处蛮僚，时叛时降”，黔州成为唐王朝的南大门，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昆弥（今云南洱海一带）遣使经乌江到长安朝贡，以后朝贡多取此路，历年不断。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诏（今云南大理）异罗巡遣使朝贡，其中一队就是由乌江去的长安。南诏和唐王朝发生了三次大规模战争，这是第一次大战之后，南诏遣使上长安朝贡。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和南诏的崛起，唐王朝后期在西南地区的统治逐渐萎缩。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5月，南诏军顺乌江而下，进攻唐朝政权，攻陷了黔州，即今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这是南诏和唐王朝的第三次战役，此后唐王朝完全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作为唐王朝南大门的乌江，堪称穷山恶水，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乌江汇入长江处的涪州（今涪陵区），自然条件算乌江上最好的，但几百年后宋代的陆游《涪州》竟然还是这样描述的：

古垒西偏晓系舟，倚栏搔首思悠悠。
欲营丹灶竟无地，不见荔支空远游。
官道近江多乱石，人家避水半危楼。
使君不用勤留客，瘴雨蛮云我欲愁。

而觉得乌江仍然属于蛮夷荒僻之地的，远不止一个陆游，作为四川长官的范成大，在《妃子园》中也不看好这里：

露叶风枝驿骑传，华清天上一嫣然。
当时若识陈家紫，何处蛮村更有园。

正是在陆游眼中的瘴雨蛮云，在范成大眼中的蛮村之地，又加之来自乌江上游的军事威胁时刻可能暴发，所以唐王朝在乌江上设置重兵把守。各种因素的交织，使乌江成为重要的流放之地。

贞观17年（643）9月，唐太宗废太子李承乾流放黔州，次年12月病死于今彭水县郁山镇。

显庆四年（659）4月，长孙无忌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贬黔州，走到半途，在今天武隆区的江口自缢身亡。现江口有长孙无忌衣冠冢，老百姓俗称“天子坟”。江口也流传着“当年洪水泛滥，但洪水再猛却始终淹不到长孙无忌尸身”的传说。传说反应了百姓的是非观。现尚存墓碑一方存于博物馆。

显庆五年（660），高宗废太子李忠流黔，囚于李承乾的故宅。

总章元年（668）12月，高丽（今朝鲜）知留后事泉南建流黔。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高丽，不再是唐王朝的藩属国，而是唐王朝的安东都护府，泉南建因为反叛内乱被俘而流放黔州。

永隆元年（680），太宗十四子曹王李明流黔，682年被地方官逼迫自杀。唐高宗震怒，罢免了黔州都督府所有官员。

垂拱四年（688）12月，高祖之子霍王李元轨流黔。

当然，在宋代，黄庭坚也被流放乌江边的黔州，作涪州别驾黔州安置。

唐王朝把乌江作为贬谪之地，主要有四个原因和目的：一是乌江僻远荒偏，朝廷对被贬者再无爪牙聚附之忧；二是条件恶劣，也是一种惩罚；三是朝廷有重兵于此，对被贬者恰恰是一种保护，没有人知道朝廷会不会重新启用这些人。所以才有曹王李明被逼迫自杀，唐高宗震怒的事情发生。四是边疆一旦发生战事，贬谪者的能力和影响力，足以组织起顽强的抵抗；对他们的保护职责，也会迫使地方军政拼死御敌。乌江的重要地位在贬谪这件事上充分体现。正是：

北朝长安三千年，南锁黔中十万山。

天生乌江美



千里乌江蜿蜒奔腾在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沿途峭壁悬崖，奇峰危石，惊流瀑布；石林、草甸、深箐、峡谷……自然生态丰富的多样性造就鬼斧神工的绝佳美景。

山险。乌江两岸群山纠纷、峻岭突兀，与江面的相对高差往往在400到1000米之间。从江上、山岭两个不一样的视角观景，所见迥然相异。“山从人面起，船在地窟行”。“峡中俯则惊涛雷鸣，仰则蓝天一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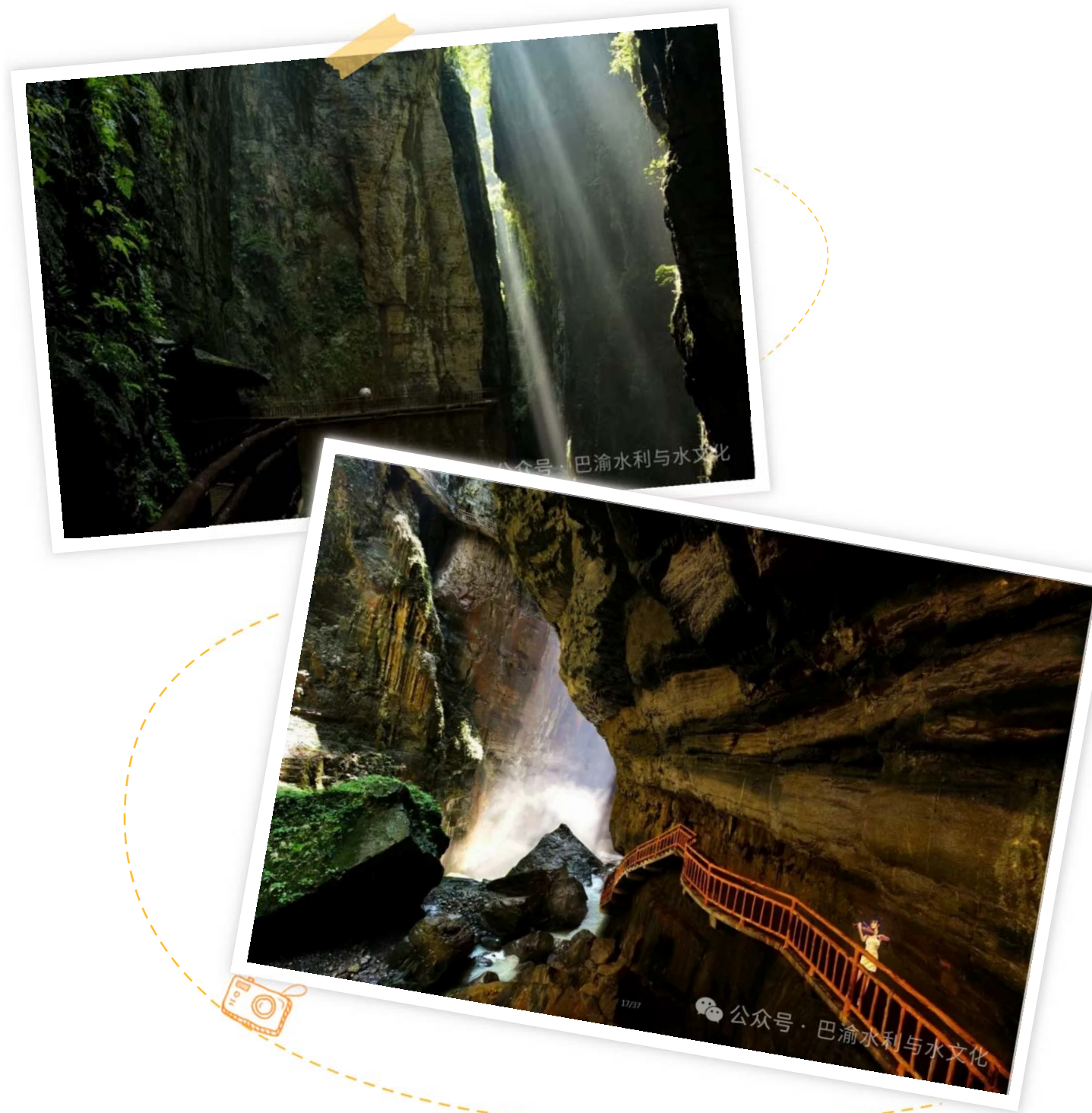
乌江角柳峡

石奇。乌江沿岸“五步一灵岩，幽尝不暇给”。如鹦鹉石、龙船石、老君洞石……有的像虎、豹、龙、蛇；有的像鹰、隼、雀、乌；有的像菩萨端坐；有的像耕播饮戏……每一尊奇石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令人扼腕、催人泪下，或者捧腹大笑的传说故事，故有“灵石江”之说。天然岩石构成薄薄的“拱桥”，又是乌江沿岸的一大奇观，小的拱桥长三五米，大的跨度数十上百米。尤以涪陵小溪天生桥、武隆后坪天生三桥等最为壮观。这里的“桥”不作“桥”，是当地老百姓数千年来的习惯称呼，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桥的天然特点，执拗得容不得你去纠正。



民间传说的奇峰--公公背媳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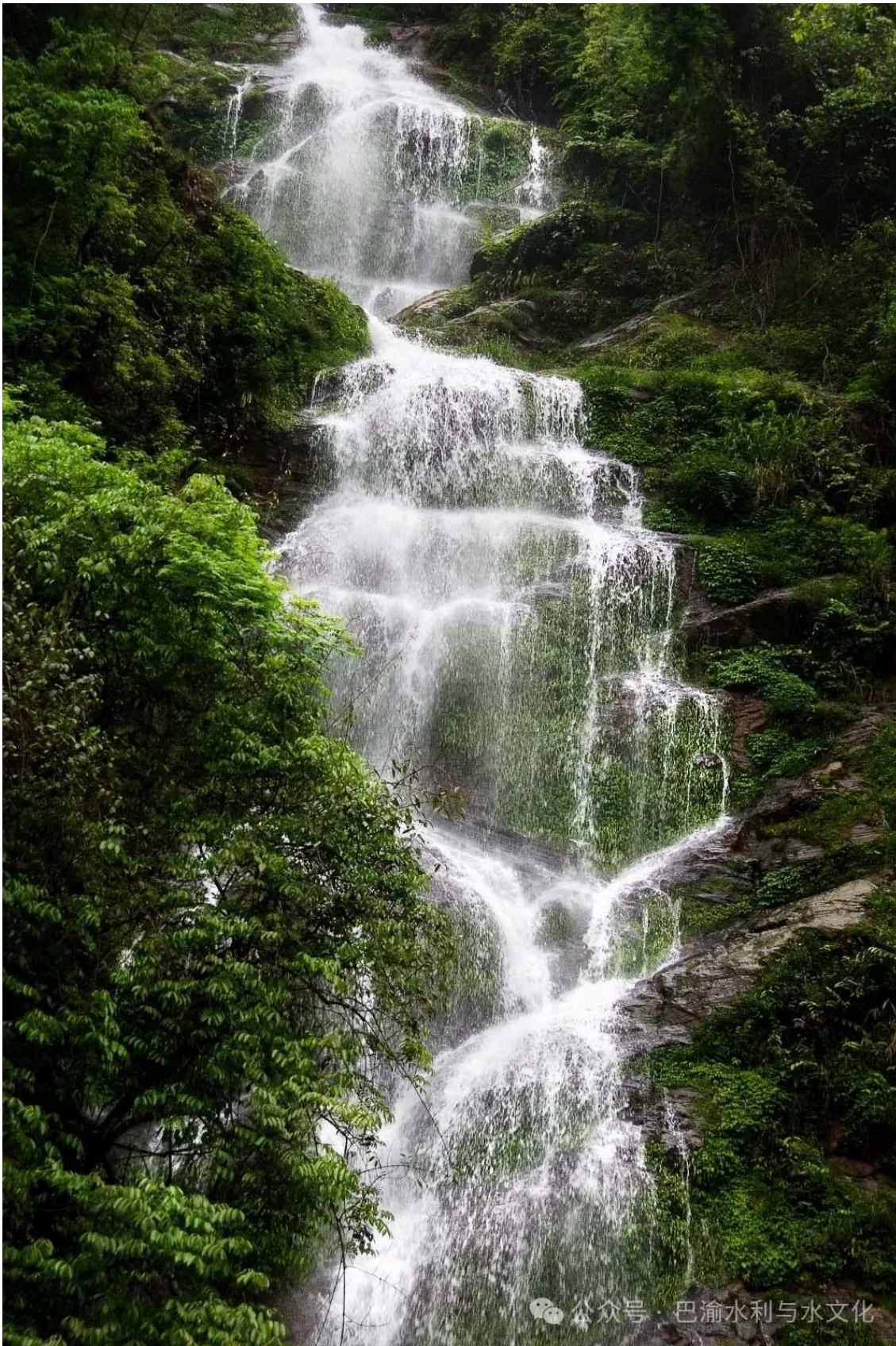
谷深。乌江流域遍布深谷狭沟，“仰则蓝天一线”的景观随处可见。最著名的要数涪陵区的武陵山大裂谷、武隆区的后坪天坑群等等，现在均已被开发为国家级5A旅游景区。



武陵山大裂谷

水秀。泉流瀑布多，是乌江沿岸的一抹亮色。尤其是夏秋季节，后山地区暴雨山洪，三步一流，五步一瀑，激射对岸，白烟飞腾，雪浪咆哮，震耳欲聋。“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距涪陵城十余公里的鸚鵡峡清津幽瀑布，如果你初到乌江，完全可以刷新你的自然观，令人拍手叫绝。





乌江岸壁叠瀑

新时代新乌江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数十年的整治、开发、保护，尤其是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乌江日新月异，取得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建设成果。兴利避害、江尽其用、生态更美、文化繁



荣，人与自然共生共兴，共同得到全面的、高质量的发展。

河流综合治理。乌江流域建设了一系列的集防洪、航道整治、发电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治理项目，如彭水、龚滩、江口等水利水电综合枢纽项目，及正在建设中的白马水利水电综合枢纽项目，防洪能力大大增强，设计标准为百年一遇。乌江对流域内老百姓的最大威胁——洪水的危害基本消除；同时大大改善了乌江航道的通航条件，500吨级轮船可直达遵义，目前正在进行1000吨级航道改造工程。十船九打烂成为历史。乌江综合治理中电站建设正飞速发展，这极大地为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基本的能源保障。

用水保障工程。乌江喀斯特地区因土壤保水性能低，十年九旱。1987年武隆县（现武隆区）连续干旱227天。所以农田灌溉、人饮用水保障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明代诗人刘天明在《巴田》中写道：巴田不成井，逐垄细开垦。灌水分山注，烧畲去野芳。经过新中国几十年努力，实施水源工程、水库、提水、引水、小微水源等措施；实施灌区渠系配套工程、节水工程；以及农村人饮解困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等，全流域用水保障大为改观。

流域生态保护。乌江流域一直有保护水生态的传统。现存明代“奉劝勿毒鱼虾”、清代涪州知州沈宝昌的“禁止毒鱼”碑及同为清代的“从此以上至水爬岩禁止药毒江河”等护鱼护水题刻。

禁止药毒江河题刻



自1989年以来，流域内已持续30余年开展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如南川石钟溪小流域综合治理）；后来又配套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小煤窑、小水泥厂、小采石场关停并转等生态环保工程，修复了该流域地表“千疮百孔”的生态破坏，植被得以恢复；涪陵区划定了“桫欏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对有“植物化石”之称的桫欏树进行了最严格的保护，目前保护区桫欏树已恢复到2万多株，濒危状况得到缓解；桫欏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担负着繁育和向社会大众普及桫欏保护法律、桫欏树知识，既消除好奇心对核心保护区的管护压力，又唤醒和增强了公众保护意识。通过久久为功，整个乌江流域珍稀动物红腹锦鸡、松雀鹰、红隼等，珍稀植物桫欏、珙桐、金荞麦、金毛狗、南

方红豆杉、银杏等都恢复良好。现在的乌江，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动植物更丰富，一派生机盎然的气象。



七龙溪桫欏群

兴产业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乌江，大兴水土相宜的特色产业，是沿岸人民可永续相继的福祉。目前最典型的是涪陵榨菜、优质烟叶种植、茶叶和旅游业等。

涪陵榨菜。1898年，涪陵榨菜实现了从自种自食到商品化生产的飞跃；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为支前做出了贡献，迎来较大发展；改革开放40余年，更是得到长足发展，通过了国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审定；涪陵榨菜传统制作工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涪陵榨菜”“涪陵青菜头”品牌价值分别达到147.3亿元、24.4亿元（2022年）；有精榨菜深加工上市企业1家，其他精榨菜深加工企业40家；菜农年收入约20亿元，全年榨菜总产值约150亿元。



涪陵榨菜传统制作工艺--青菜头上架风脱水

烟叶种植。乌江喀斯特岩溶区非常适宜优质烟叶种植，烟叶产业被纳入《重庆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2022年烤烟种植面积万余公顷。就重庆市而言，烟农总收入13.25亿元，户均收入15.64万元，铺就烟农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为进一步发展烤烟生产，紧盯工业需求，推进市场化取向改革和“三全”烟业基地打造。作为喀斯特地区农业农村工作的重头戏，烟业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2022年重庆市实际投入资金3555.65万元。针对新技术运用，“数智烟业”建设全面展开。如在彭水县试点订单交付全链贯通，实现在途轨迹查看、库存分析、备货管理数据应用。酉阳“轻流”低代码平台探索等试点，智烟惠农项目获工业和信息化部“绽放杯”全国二等奖、年度经典案例。





武陵山乡烤烟种植

旅游业。全流域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自然和人文景观地域特色鲜明，不可复制，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著名的景区，如涪陵地球伤痕武陵山大裂谷、高山花乡大木花谷、世界第一座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亚洲最大人工洞体816核军工洞，武隆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景区，彭水疗伤之旅阿依河漂流等等，景致独特，美不胜收。



强文化。乌江连通大西南，是西南地区的“河西走廊”；乌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绮丽瑰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见证和活的文献；其绚丽多姿的多样性，反过来也是中华文化的丰厚滋养。2014年8月，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同意设立武陵山（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复函》（办非遗函（2014）385号），从国家层面设立了国家级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生态概念的确立，是新时代文化建设顶层设计的一个创举。它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诉求，与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重点保护和发展乌江流域土家族苗族文化带、郁江流域（乌江支流）盐丹黔中文化带、石柱县境巴盐古道文化带。根据这个精神，四川省、重庆市正在联合编制《巴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涪陵枳巴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这些强文化战略的实施和具体措施的落地，将成为乌江流域未来之路的灵魂和引领，为乌江的后续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乌江，南方喀斯特的游龙；乌江沿岸的自然生命和人，顽强生长，是这片石漠荒野上神奇的精灵；乌江决定了她们的模样，她们也决定了乌江现在和未来的模样。



来源：文/杨邦德（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研究员，策展人，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水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图/高建设；重庆市水文化新媒体传播与推广项目（2025），重庆市人文社科普及基地水文化研究传播中心。

编辑：小草、风信子、干鸟、熵/水·Maker 团队

声明：本公众号所载、分享的文/图等内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如其他媒体、网络或个人从本公众号下载使用须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本公众号平台发布文章为原创的均标注“原创”（注明作者、来源），未经本微信公众平台授权，不得转载或其他使用，征得授权的，请注明出处及作者，并标明来源为：《巴渝水利与水文化》（ID:cqbwrc），否则，涉嫌侵权使用者将自负法律责任。所载图/文等信息除原创内容及特别说明之外，均来源于网络及各媒体，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更正或删除。